

老“副”转“正”

老家地处兰溪以北，靠不上山，傍不得水。除了外出打工，老家人多以刨土为生。或许是因为吃苦受罪太多，老家人都巴望着从土地里刨出个大大学生来。

村上顶有知识的文化人就算老“副”，其实他本姓王。他考上中专那年，全村人都吃了他家的筵席。老支书专门提了两瓶“梅江烧”登门庆贺。只是后来他在学校出了些变故，终究没有取得正式的教师编制，在村小做了代课教师，原本想干个几年，民办转公办，不曾想竟干了几十年。时间久了，就落了个“副老师”的名号。村小教师空编较多，像老副这样的代课教师也多。在培训教育还未盛行的年代，“代课”是很多读书人无奈从事的一个行当。

我对老副的记忆定格在小学六年级。那一年，我经历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推开前的最后一次“选拔性”考试，也就是所谓的升学考试。由于村小教学成绩一般，一般的农村家庭又根本承受不起“买分”所带来的极大负担，部分同学被“淘汰”，加入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大军成了必然的选择。

学校安排老副当我们班班主任，任教数学，兼职教体育。素知老副教学成绩历来优秀，也以严厉见闻，不曾想他居然严厉得令人恐惧。第一天升旗结束，全班同学回教室发现自己的抽屉遭了“洗劫”，所有的弹珠、皮筋、弹弓全都不翼而飞。后来，老副课上宣布，全班同学一律取消课间游戏。几天以后，学校课间的走廊就彻底安静了，老副的做法得到了其他老师的群体拥护。

在村小，几乎没有一个家长不会苟同“体罚”这种教学手段。“老

师，我的娃娃犟得很，您尽可以打得狠一些。”这是家长几乎一致的说辞。老副的教学方法算不得新颖，属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但他却把“体罚”这种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一堂数学课，全班一半的学生得到了老副的“厚礼”。如果说“拉筋”算体罚的话，那么打手心、“蹲马步”简直就是享受。一排学生俯身向下，腿筋拉直，手指着地。稍微有屈膝偷懒的，屁股就会挨上竹条。他有一句口头禅：水浸石头烂，数学岂有听不懂的道理？他一边讲，一边晃脑袋，我们天真地以为他脑门上的头发就是这样晃没了的。

后进生放学后“留学”是村小老师惯有的手段。但无一例外的是几乎每一个后进生都愿意被老副“留学”。每到晚饭点，老副就着食堂昏暗的灯光开始摘菜，鼓捣晚饭。菜是老副从学校后面自己的自留地里拔的，偶尔也有个别家长会捎带些小鱼之类的犒劳。尝过老副的厨艺都知道，他的厨艺比起村上开小饭馆的痢痢头可不知要好上多少。一拨“留学生”围成一桌，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看着老副被浓烈的“梅江烧”呛得咧开嘴。喝完酒的老副特别健谈，竟全然没有了白天时“凶神恶煞”的模样。他也会伤感，有一次竟莫名地流泪，只是我们不明就里。

不久，学校进行摸底考试，全班同学的成绩都有了进步，而我的数学成绩竟然也有了“起死回生”的迹象，离及格线差一分。这让父亲或多或少对我又有了一点期望。家长们越发确信老副“棍棒子底下出人才”理论的正确性。

老副“惧内”的名声是从他妻子来学校以后开始流传的。那天，

他的妻子，一个长得些许“臃肿”的妇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老副像鸡仔似的提溜出了课堂。我们幸灾乐祸地以为能够解放几天，只是老副第二天就回到了学校。他卷着裤腿，裤腿上粘着还未清理干净的泥巴。后来，父亲告诉我，因为老副不停地给后进生“留学”，他家那年的收成几乎耽搁了。为了不耽误老副上课，村上有孩子念书的家长自发帮老副收割回了庄稼。

我至今还不清楚老副的体育教学理论是否正确。他顽固地以为，我们爱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精力过剩”。所以每次体育课，老副要求我们绕着村子跑三圈。以最快的速度计算，跑完三圈需要35分钟。一节课剩下的10分钟才是自主活动时间。为了防止有人偷懒，老副会搬条小板凳坐在必经的石桥上，看着每个人的身影从他眼前经过三次，方才罢休。现在回头想想，我良好的运动耐力和遇事不轻易放弃的意志估计就是从那时培养出来的吧。

一年以后，我以高出升学分数线五分的成绩升入了初中。那年学校的升学率也创了建校以来的最好的成绩。后来，九年制义务教育铺开，民办教师改革。如此拼命的老副最终没有搭上“民办转公办”的末班车，也就离开了学校。

前些日子听闻村小因危旧等原因要撤并，兴匆匆回了趟老家，不曾想她会衰败得如此厉害。操场已是坑坑洼洼，到处都被村民种上了菜蔬。教室也被周边打工的人“征用”了去，随处晾晒着衣物。想起老副们的故事可能就此消失，不免有些伤感，故此记下。

想起那件“花袜子”

前几天搬新家，无意间翻出了一件陈旧的“花袜子”，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不禁想起了我读小学时的情形……

这件“花袜子”是用大姐的花布衬衣翻新的。那时的穿戴，对于我很“滑稽”：头戴姨爹送的抗美援朝用的发黄的军帽，身穿改装的“花袜子”，下穿“二马居”的裤子，脚穿城里姑老表扔下的大号球鞋。上体育课时，同学们都笑我“动作优美、姿势难看”。作为一个男孩子，最笑人的还是那件“不男不女”的改装“花袜子”。

“花袜子”做得很大，母亲说，做大点可以穿好几年。家里三兄妹，上上下下七口人，当家的难办。新衣服轮不上穿，“花袜子”只好穿了一年又一年。一到冬天，村里人见到我就会笑话：“呵！‘花袜子’又穿上啦！”其实，“大哥不笑二哥”，村里人都一个样。

这件“花袜子”，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因为家里穷，大家都非常爱惜，几年轮流下来“花袜子”竟没有破，只是颜色褪得很淡了，袖口下边竟白得发亮像抹油似的，只有胳膊窝里能看出衣服本色。能有这样的衣服穿，心里挺满足，起码冬天不会冻着了。

■履痕处处

□钱兰香

彰显兰溪西北隅的四大名山

千里岗山脉叠岭层峦向西北蜿蜒，由建德大慈岩、新岭入市境的蟠山、余粮山、庐山、蒋塔，习称为四大名山。其海拔高度分别是：蟠山的野猪塘海拔567米，庐山的毛竹尖海拔675.5米，余粮山的薄刀岗海拔743.5米，蒋塔的松蓬尖海拔545米。

先说奇特蟠山。明清《严州府志》也入载：“蟠山在城南六十里，低者为小盘，高者为大盘，山有分水龙王庙，庙中有泉从岩涌出。”可知蟠山的名望。

对蟠山地名，元代邑人吴师道时任建德尹（领导）对诗人赵嘉诗句“乌龙分水去，白雁望云来”是何处论证说：“望云即蟠山无疑矣！”龙飞凤舞的山名——龙门，让人刮目相看，《朱家乡文化志·古迹》，南宋时为官左丞相的范钟，其先祖也安葬于此间，墓碑刻着范正路公太祖先妣鲍氏安人之墓，龙门有虎患范氏一门举家外迁里范。

“钟声何处来，得知庙已近。”蟠山龙王庙比兰溪建县还早40来年。明《成化金华府志》载：“唐贞观初（约630年）建有天津龙庙，庙前有池水涌沸。”嘉庆《兰溪县志》载“万历知县张应阳立有蟠山喜雨碑，”真可谓碑以地胜，地以碑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兰溪县委曾一度驻此。这里有8个党支部，村民在庙内召开会议成立农民协会和农军组织。民国17年8月13日此地农军共同参加永昌暴动，省防军司令蒋伯成亲自率“剿办”。敌强我弱失利，严汝清率农军130多人撤至朱家，敌疯狂镇

压并烧毁这里四个村庄民房290间，杀害村民5人。今天在蟠山龙王庙前建有烈士纪念碑传承红色基因。如今蟠山村已整体搬迁下山，植树造林以恢复原有自然生态。

再说余粮山。山姿如观音坐莲蓬，“莲蓬”两字被后人谐音余粮的美好愿望。离今一千五百二十年，兰溪未建县前属建德。《梁书·沈禹传》“永泰九年（498）建德令教民一丁十五株桑、四株柿……人咸欢悦，顷刻成林。”这就是今天名著余粮山的兰溪大红柿产地的始原。这种柿极入画，南宋僧侣画家牧溪的《六柿图》被日本一名寺收藏。可喜的是据《市林业志》，余粮山大红柿已于2001年被评为“中国浙江国际博览会金奖”。时至互联网时代又如何使余粮山大红柿进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需要我们好好端研。

庐山，村后有伏虎山，村前有猪羊山。清乾隆间出了一个奋勉修身致富的“廿一相”，他怜贫反恶故事连篇。1969年时以庐山为首有11个村办农村合作医疗站，在那缺医少药时，都建有药物“百草园”“百草山”，中药均自采。后来兰溪药材公司在庐山建有“药物百草园”，坞口、刘家办有“药物园林场”，除当地品种外，从外地连根引种植有200多种。药材公司在朱家设有收购站。这里名中医辈出，鲍旭明编著《中草药栽培要点》的稿本被北京中草药研究室收藏。如今更要有为江南药都——兰溪、张山雷名中医馆献一份力量的“赶考”者着力恢复“药物园林场”。

蒋塔东邻建德外俞村，地形如

金毛狮子抱球状。

这四大名山皆是天然中草药药库，曾为兰溪中医专门学校为学员的见习场，今天市老年大学中草药班教学继承以赏。

名山产名茶。诗人有“鸡飞过篱犬吠窠，知有行商来买茶。”据统计，这里有茶山1811亩。聚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的茶，以产自蟠山野猪塘列为中国名茶。

四大名山的山农运用高山石壁石料和森林中古木，涌现出一批石雕匠和木刻匠，加上又有后来者的端研提升，雕刻成风景秀丽楼台亭阁等等图案、艺术一流产品走进商品大市场。

四大名山哺育这里6000之众山民。他们对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感同身受，满怀希望。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让我们紧跟时代步伐，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彰显四大名山的自然人文经济秉赋，化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

胡汝明



初登乌石山

有时想做一件事，会莫名地冲动，也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想了便做了，不管结果如何。登山这件事，我也只是突起的一个念头，约上好友，背上简单的行囊便出发了。

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我随着登山的驴友们驱车前往乌石山。都说爬过乌石山，浙江省内的山都能被你顺利地踩在脚下。这么一说增加了乌石山的神秘感，也增加了要挑战自我和征服这座山的强烈欲望了！

站在山脚下，只见一条用黝黑的条石铺成的台阶一直往山上延伸。踩着台阶，不一会儿便行至南山坳的一块平地。翠竹掩映下，一座寺庙巍然屹立其中，这便是乌石寺了。我环顾四周，好一块风水宝地：翠竹深深，松柏苍苍，山风阵阵，悬崖幽幽。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手合掌，热切地与山里的一切交换眼神。

暖暖秋阳下，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登山。寺院后面的陡坡悬崖是我们攻克第一个难关。黑的山崖、裸露的岩石光滑得寸草不生，要是没有辅助工具与队友的帮助，是无法攀爬的。只见几个身手敏捷的老驴友，犹如猴子般灵活地爬到崖顶，放下绳索不停地对我们这些菜鸟进行鼓励与指导。山崖脚下也有一个强大的队友，以一只脚为梯，让我们踩着这特殊的梯子开始攀爬。当我抓住绳索，脚踩上这级别样的台阶时，一股暖流流遍全身，心里也不再那么害怕，力量也从心中涌起，双手握住绳索蹭

后来，我从中学读到大学，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做了一名教师，生活一天一个新样子。袜子变化更大，先是踏花袄、军大衣，继而过渡到太空棉、呢子大衣、羊毛绒、皮大衣等。

如今，时代不同了，生活更富裕了，我穿衣服也讲究了，一般的还看不起眼，总是洋装在身，名牌在身。这不，鞋子是“红蜻蜓”的，裤子是“船王”的，皮带是“鳄鱼”的，衬衣是“梦特娇”的，上班、上街才觉得心里塌实，有信心，神采飞扬，潇潇洒洒不亦乐乎！

日月如梭，“花袜子”的故事早已成为记忆。今天，当我再次看到这件伴随自己熬过小学、熬过人生最艰难时刻的“花袜子”时，不仅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妻见我愁容满面，不禁说：“怎么啦？还舍不得你的‘花袜子’？”“当然，如今穿戴跑得快，我有种赛跑的感觉。”我说。

李本华

